

序 幕

層層堆疊的白雲像香香軟軟的棉花糖，在藍天艷陽的照耀下，更形蓬鬆柔軟。一台專機出現在這平流層，流線型的機身，徜徉在這片青空，以音速從台灣往東歐飛行。

專機平穩的航行，但機艙內—

「放我出去！」女孩的怒吼伴隨著亂摔東西的碰撞聲，破壞了這寧靜祥和的航程。高大英挺，充滿貴氣的混血男子，轉身閃過丟過來的高跟鞋，對女孩賠笑討好。

「別這樣，聽我說—」

「你這個土匪！竟然敢綁架我！」莫鑫鑫氣得紅了眼，瞪著還敢在她面前賠笑的貝洛斯—她的情人。

更正，她失聯兩年又平空出現，一出現在面前就綁架她上飛機的「前」男友！

「不綁你，你可願意聽我說？」貝洛斯咳聲嘆息，他真的不是故意放她一個人留在台灣，他有不得已的苦衷。

莫鑫鑫看見他就有氣，想起兩年來的等待，從期待、擔心，到焦慮，想著他不是言而無信的人，為什麼會丟下她一個人？

他明明說很快就會回來接她的，怎麼這個很快一去就是兩年？

每每因為思念，難過得痛哭，期待著他回來的一天，一直一直，等他回來。

睽違兩年，再次相見，壓抑的思念、不安和忿怒，排山倒海而來，她甚至沒有辦法控制自己想對他發脾氣的慾望，腦中只剩下生氣、生氣、生氣—

「啪噠！」眼淚突地滑落，莫鑫鑫是放心，也是安心地跌坐在地。

「鑫鑫……」貝洛斯嘆息著走向她，不畏再次被她拳腳相向的危險，將她擁進懷裡，「聽我說，好嗎？」他放低姿態，卑微的討好乞求。

可就算鼻尖聞到他身上熟悉的薰衣草香味，感受到他溫暖的懷抱，她仍不敢相信，他真的回來了！

腦中不斷轉著的，是與他見面之前……

第1章

「你確定要這樣？」莉蒂亞忍不住問那忙進忙出的小女人。

「沒錯！」莫鑫鑫語氣斬釘截鐵地。「我要約會！徹徹底底把他給忘了！」

「是嗎？」莉蒂亞挑眉，懷疑的口吻。

「對！」坐在梳妝台前，看著鏡中的自己，依序在那張清秀的小臉上擦上化妝品，把睫毛刷得又長又翹，把自己打扮得明媚亮眼。「我要找新男友。」

「你是真心想這麼做？」淺到看不見的笑容爬上莉蒂亞的嘴角。

「我當然是真心的，相處這麼久，你看過我為誰精心打扮？」側頭在耳朵上別上耳環。「學長又高又帥，我活潑可愛，我們會是最適合的校園情侶。」

「你若是這種人早就跟別人交往了，何需等到現在？」莉蒂亞輕哼了一聲。「你只是愛逞強，根本忘不了少爺。」

「但是他卻忘了我也忘了你！」莫鑫鑫發洩似的把口紅丟進隨身化妝包裡，見莉蒂亞還要說話，搶先開口，「莉蒂亞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多嘴？」

「自從認識尤靖。妳會後悔的。」莉蒂亞篤定的語氣讓莫鑫鑫的怒氣更盛。

「我絕對不會！」她拿起隨身的小包包。「女人笨一次就夠了！」

但是妳笨了很多回啊，每次跟追求者出遊回來，罪惡感十足抱棉被痛哭的人，就是妳啊！

莉蒂亞嘆息，不再說她了。

「我今晚不回來，妳自己看著辦吧。」她轉身走出租賃處。

一踏出老舊公寓的大門，一把鮮花就出現在眼前，莫鑫鑫一楞，隨即笑容滿面的接下。

「謝謝。」啊，好棒，是好可愛粉嫩的粉紅玫瑰，正適合她今天的打扮。

「鑫鑫學妹，妳好可愛！我們走吧！」英挺帥氣的學長穿著白色西裝，拉過她的手放進臂彎裡。

她嬌羞的低下頭，嘴角含著羞怯可人的笑，隨著學長的帶領走向他那台拉風的BMW。

「請—」他紳士的為她打開車門。

「謝謝。」回以甜笑，她拉高裙襬坐進車內。

「叭叭—」刺耳的喇叭聲在巷道響起。

「是哪個人這麼沒公德心？」正義感十足的她皺著眉，站到馬路中央，決定給這沒駕駛道德的人一個教訓。

「學、學妹！」男孩被她的舉動嚇得傻眼。「妳要做什麼？」

「罵人啊！」她一手捧花一手叉腰，非常的有氣勢。

遠方車子緩緩駛近，是一隊車隊！這麼長的車隊車速又慢，而這可是單行道。

「欠罵！」

學長突然放聲大笑。「學妹又要教訓人了？需要我幫忙？」

「不必！」

一輛白色加長型凱迪拉克緩緩的停在她面前，後頭還跟著九輛一模一樣的車子。

「喂！」莫鑫鑫一腳踏上凱迪拉克的保險桿，腳上還穿著高跟鞋。「是沒看見路口的標語嗎？住宅區請勿按喇叭，眼睛瞎了啊？」

「學妹！」學長原本打算看好戲的，但是看那十輛凱迪拉克停下後，車門紛紛打開，走下車的是一個個穿著黑西裝、戴墨鏡的男人。

「別、別衝動了。」

「閉嘴！」她回頭瞪他一眼，繼續對著名車駕駛叫罵。「給我下車！」

「妳怎麼還是這麼衝動啊？」帶著無奈、寵溺的口吻，一個高頭大馬，一身英挺白西服的混血男子下了車，在隨從的保護之下站到她面前。

莫鑫鑫看著眼前的男人一楞，隨即紅了眼眶。「老……老師……」

「學妹？他？妳—」一旁也穿著白西裝的學長當場被比下去。

長相沒人帥，一敗。

對方穿白西裝比他更帥、更有王子氣息，二敗。

人家有十台凱迪拉克，他只有BMW！三敗。

「我來接你了。」貝洛斯微笑看著許久未見的她，發現她越來越嬌美可愛，想起他對她的承諾，他立刻單膝點地，「我來迎接你回國，成為我的新娘！」

「我……」莫鑫鑫看著貝洛斯，她日夜思念的人就在面前，如同他所說，再次見面時就是迎她回國結婚，而為了慎重，他會帶著翡翠之鑰再向她求婚一次。

他真的回來了……

「嫁給我吧！」他語氣真誠感人，只見他手打個響指，一個下屬拿出一個裝有華麗宮廷禮服的禮盒走上前，再打個響指，另一個端著鑽石皇冠和水晶權杖的下屬也來到莫鑫鑫身旁，一陣金光閃閃，差點閃瞎眾人的眼。

「哇！」不知何時，巷子所有窗戶前都站著人，帶著欽羨、感動地看著這浪漫的求婚……

「嫁給你？你叫我嫁給你？」她突然舉起懷中的那把花，猛打跪在她面前的貝洛斯，玫瑰花瓣大片大片落在他身上，令他狼狽不堪。

打到好好一束玫瑰花只剩殘枝和包裝紙，一片花瓣都不剩，她仍是怒氣未消，指著他那張臉怒吼。

「兩年音訊全無，連一通電話都沒有！一出現就叫我嫁給你，你把我當成什麼你想得美！我不嫁、不嫁、不嫁……」

貝洛斯看著她，哀嘆，「我就知道……」

他站起身朝下屬頷首，下屬們紛紛收起禮服、皇冠、權杖。

而他走向她，神情是抱著壯士斷腕的決心。

「沒辦法了。」

「你……你想幹麼？」莫鑫鑫怒氣沖沖的指著他。「離我遠一點！」再拿著殘枝花束痛打他。

而貝洛斯也不閃，仗著人高馬大逮著她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綁她上車。

「你這個土匪，放開我！你想帶我去哪裡？」

「回國結婚。」他咧開嘴笑，決定速戰速決。

「你想得美！我不要嫁給你，這是綁架！放開我。」無奈她個頭嬌小，哪是他的對手？何況他還有一干手下可以幫忙。

不嫁給他？難道要在這裡跟這小子約會？

貝洛斯將她架上車後，回頭給那膽敢約他女人的年輕人一記凌厲陰狠的瞪視。

男孩哪是對手？立刻敗下陣來，連解救莫鑫鑫的勇氣都沒有，黯然轉身離去。

「少爺。」莉蒂亞發現主子回來後，立刻飛奔下樓。

「莉蒂亞，快救我！」莫鑫鑫在車後座不斷的打鬧掙扎。

「你目前無法回國。」貝洛斯看著跟隨自己多年的護衛，懊惱的思及這兩年來「他」做了什麼。

莉蒂亞垂下眼睫。「屬下明白。」低垂的頭令人看不清她臉上的表情。

「我會盡快讓你回列斯登，這段期間……」

莉蒂亞藍眸閃過一抹精光。「我有地方可以去，請少爺安心回國準備大婚。」

基於對屬下的信任和瞭解，貝洛斯沒有絲毫懷疑，微一頷首，帶著掙扎吵鬧不停

的莫鑫鑫離開。

留下目瞪口呆的眾人，以及事後消毒的莉蒂亞……

「乖，噓，別哭了。」貝洛斯柔聲安撫著懷中的情人，刻意摒退下屬，偌大的機艙內只剩他倆獨處。

他多少瞭解她的性格，兩年未見，要她馬上答應自己的求婚，跟自己回國，只有簡單三個字一辦不到。

但婚禮的籌備需要時間，總之，先綁了她回國再說！於是才強行帶走鑫鑫，即刻返國。

無論她如何吵、如何鬧、如何蠻不講理的搥打他，他都甘心承受。

這是他失聯兩年應受的，她的怒氣。

「對不起讓妳等這麼久，我有事耽擱了。」他長長一嘆，解釋自己之所以失聯的原由，「我一回國就被軟禁，斷絕對外聯絡管道，連莉蒂亞也無法與我聯繫，更無法回國，因為她停留台灣，奉我之命保護妳，逾時未歸國，被視為叛國一」當貝洛斯提起莉蒂亞無法歸國的原因時，莫鑫鑫恍然大悟之餘也感到震驚。

「難怪……」難怪莉蒂亞待在她身邊哪裡也不去，儘管她跟自己一樣擔心貝洛斯的安危，也不能冒險回國。

因為這一回國，就會被關進大牢裡—

貝洛斯分神看懷裡的她，很好，她已止住哭泣，他可以繼續說下去。

「鑫鑫，我要娶妳，從『他』手中拿回翡翠之鑰來向妳求婚，但我必須達到『他』的要求，『他』才會將翡翠之鑰還給我，並且同意我迎接妳回國，這兩年來，我好不容易才達到『他』的要求，就立刻拋下一切，回來迎接妳……」

「所以，你不是故意要拋下我的？」莫鑫鑫吸吸鼻子，態度明顯軟化。

「如果不是被限制行動，走到哪都有人跟著，我早就回來找妳了，怎麼捨得讓妳痴痴的等呢？」他以拇指抹去她臉上的淚水，動作輕柔珍視，彷彿在對待一件極為重要的寶物。

「我以為你不要我了……」卸下重逢時的強悍，她脆弱得像個小女孩，埋在他胸前，將他身上那股令她安心鎮靜的氣息吸進肺部。

他沒事，好好的站在她面前，沒有受傷，沒有缺了手或斷了條腿。他被軟禁了，所以無法與她聯絡，不是故意拋下她一個人。

「我回來接妳了，我不會再離開妳，我保證。」貝洛斯聲聲保證，只期盼她原諒自己的音訊全無。「嫁給我，跟我回國，好嗎？」

人都已經被他綁上飛機了，她還能說不嗎？

但是兩年的分別讓莫鑫鑫心中有太多的不確定。

「這兩年來……我也有了自己的生活，我大學的學業未完成，而且我也搬離了你的房子，我對未來有計劃，我……」

對他，她已經不那麼信任了嗎？

貝洛斯明白這是他自己造成的，是他把不確定感帶給她，這兩年的空白，重創她

對他的信任。

「鑫鑫，聽我說。」捧起她的小臉，認真的直視她雙眼，貝洛斯誠摯萬分地道：「這兩年沒有妳的日子，我度日如年，當『他』將翡翠之鑰還給我後，我立刻搭機來找妳，我再也不能忍受沒有妳的日子，我答應妳，婚後我會拋下一切，隨妳要到哪裡，我都會陪在妳身邊。」

啊……又是這種溫柔凝望，像是全世界只有她一個人般的凝望著她。

她怎麼抗拒得了？儘管她擔心、又氣又急，忍不住任性刁難他，但這些情緒化反應的成因，都是太過在乎。

「妳想回台灣完成學業，我陪妳回來。若要繼續攻讀碩士我也不反對，當過妳老師，我太瞭解妳有多優秀。妳想做什麼我都答應妳，只求妳一嫁給我吧。」只要她留在身邊，他願意拋下一切。

貝洛斯的聲聲保證，讓莫鑫鑫心動了，眼眶蓄滿了淚水，衝動的撲上去緊摟他的頸子。

「我好想你……」除了思念之外，排山倒海的愧疚令她心裡難受。「我好氣你……」

「對不起，讓妳擔心了。」貝洛斯鬆口氣，柔聲安撫，攬腰將她抱起來，任憑她將臉埋在他胸前。

這回淚水沾濕了他的前襟，他無奈地嘆息，懷裡緊摟著她落坐在舒適的沙發上。

「我不知道你在你的國家吃了多少苦……竟然被軟禁，連莉蒂亞都不知道你在哪裡，我以為你不要我了……」

「對不起。」貝洛斯一而再、再而三的道歉。「我也沒想到會浪費這麼長的時間，如果我再努力一點，就可以早點來接妳。」

「我告訴自己不要再等你了，所以這半年來，我答應過好幾次別人的約會……」

她心虛難受的傾訴，「我以為我可以透過他們來忘記你，可是我總是忍不住把他們拿來跟你比較，約會結束後，我只覺得好空虛……」

把頭埋在貝洛斯懷裡的她，自然沒看見他聽聞她與別人約會時，眼神閃過的一抹陰狠。

「沒關係，我不在意。」與他陰狠眼神相反的，是他溫柔似水的語氣，以及他拍撫她背的動作。

「可是我在意！」莫鑫鑫難過的哇一聲哭了出來，「對不起……」雖然她跟那些人什麼事都沒發生，甚至可以說還沒開始就結束了，但她卻覺得自己算是出軌背叛，難受得不得了。

「那些事情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妳還是愛我，對不？」感覺到埋在胸前的小頭顱上下點了點。

貝洛斯要的就只有這重點，她還愛他，這就夠了。

至於那些曾經與她約會的男孩們，他不放在眼底，自然也沒有生她的氣，他明白她是因為等得不耐煩了，才會有這種氣瘋的舉止。

鑫鑫是個單純而且死心眼的女孩，不會隨便就忘了他，愛上別人，他對這一點有自信。

他的不悅只針對那些覬覦他女人的小鬼。

如果他晚一步到她租賃的公寓找她，她是不是就跟著那個小子出去了？

想起當時的場面，肚子裡就有把火在燒，如果他出現時看見的畫面正是那小子對
鑫鑫動作親密，他不能保證自己能有現下的冷靜。

「既然愛我，那麼就跟我回國結婚。」貝洛斯打蛇隨棍上，更加深用婚姻套牢她
的想法。

「好—」莫鑫鑫抹去眼淚，一邊點頭說好。

貝洛斯原本打定主意，就算她不肯，也要綁她走紅毯，聽見她首肯後總算鬆了一
口氣。

「那妳現在願意收下翡翠之鑰了？」貝洛斯拿起一旁擺著的華美珠寶盒，在她眼
前打開。

聽見那熟悉的音樂—「夢中的婚禮」，和躺在盒中的翡翠之鑰，她不禁凝望這件
失物良久、良久。

這是貝洛斯送給她的求婚禮物，同時也是他母親的遺物，意義重大，她十分愛惜，
可惜這麼重要的東西卻遺失了，但後來才知道是她一直視為兄長的大哥哥尤靖，
偷走了她的寶貝，為此她向尤靖發了好大一頓脾氣。

現在東西回來了，又出現在她眼前，她突然覺得，時光好像回到兩年前，她十八
歲，與貝洛斯定情當年。

「我的。」她伸手把翡翠之鑰握在掌心，堅定地道。

貝洛斯為她這孩子氣的一面笑出聲來。「它是妳的了。」連同那特別打造，以華
美珠寶裝飾的音樂盒，交付於她手中。「往後，翡翠之鑰就由妳來守護，而後傳
承給我們的長子，告訴他翡翠之鑰的傳說。」

「傳說？怎麼從來沒聽你說過。」莫鑫鑫好驚訝。

「當時就打算回國結婚時再告訴妳，翡翠之鑰是我父母的定情物，同時它有另一
個含意。」

「什麼含意？」

望著仰著小臉、天真凝望他的莫鑫鑫，貝洛斯心頭湧上的感情把持不住，不禁傾
身，在她柔美的唇瓣呢喃。

「永恆。」而後，給她睽違兩年的熱吻—

龐大的客機平穩的飛行，層層堆疊的雲層，在飛行十數小時後漸漸散去，映入眼
簾的，是一座位於東地中海，藍天、陽光、沙灘，有一座白色宮殿城堡，充滿童
話色彩的美麗小島—列斯登共和國。

第 2 章

莫鑫鑫知道，貝洛斯來自一個富裕的家庭，與他住過一段時間，她多少瞭解他有
一些富家少爺的習性。

但富裕到擁有私人專機—這實在令她傻眼！

「這年頭有錢到能買私人專機的人多得是。」她這麼告訴自己，一方面又覺得自
己實在太看輕貝洛斯了。

可一到他的國家，眼前媲美國際機場的私人停機坪，以及那驚人的接機陣仗，已不是傻眼所能形容。

「我從來沒看過這種加長型禮車。」她內心很複雜，眼前出現的白色禮車，比貝洛斯在台灣時找來的十輛凱迪拉克更招搖奢華，那種長度無法在台灣的道路行駛吧？而且……

「那些黑衣站兩排的人，是怎麼一回事？」那黑衣不是常見的黑西裝，而是帥氣的歐式軍裝，每個人都全副武裝，看起來十分嚇人。

「我的護衛隊。」貝洛斯笑著看她傻眼的神情，「莉蒂亞沒告訴你我的身份我還能理解。」他那位忠僕絕對守口如瓶，「倒是尤靖，他沒告訴你？」最讓他覺得有趣的，是那位外表斯文冷靜，其實內心熱血的蠢哥哥，竟然能逃過鑫鑫的追問？

「靖哥說不能洩露事主的身份，所以也不能告訴我他到你國家見了什麼人。」說到這個莫鑫鑫就有氣。

任憑她如何施壓，尤靖就是不肯說！

「他見的人，是我的異母兄長。」貝洛斯語氣冷淡地道，「同時也是軟禁我的人。」那口氣除了淡漠，還有一股不為人察覺的憎恨。

莫鑫鑫大吃一驚。「為什麼你哥哥要軟禁你？」

貝洛斯微笑。「因為我們的婚姻，必須經過他的同意，要他點頭，我就必須達成他出的難題，不然我無法拿回翡翠之鑰。」更無法保護你。

「啊？好奇怪，我不懂！」一天之內太多的衝擊讓莫鑫鑫昏頭轉向，難消化他所說的。「那、那我們現在要去哪裡？」

坐在禮車裡，透過車窗往外看，發現有好多人在他們所經之路佇足觀望，而且還一臉的一興奮？

「我的領地。」貝洛斯笑答，想著被蒙在鼓裡的她，知道實情之後會有什麼表情？她把臉轉向他，一臉的不可置信。「領地？」

「我說了我是貴族。」他聳聳肩，「你不是相信眼見為憑？等到了我的領地行宮，你就會相信了吧？」

這、這個衝擊太大了！

莫鑫鑫覺得頭很昏。「私人專機、像軍隊一樣的護衛隊，還有這麼招搖而且世界少有的禮車——以及領地，你、你真的是貴族？不是騙人的？」

想起高中時在課堂上，貝洛斯被同學們追問時的回答，當時全班哄堂大笑，當他是在說笑話。

想不到他真是貴族

她不禁扭過頭去，仔細打量貝洛斯，把自己印象中的那種歐洲貴族形象套在他身上——

「好像……還滿搭的。」洩氣的發現，她喜歡的人，確實有貴族風範。「怎麼我一談戀愛就是跟個貴族？而且還要嫁了！」

「你是在不知道我真實身份的時候愛上我的。」這，也是他對她放下感情的原因之一。「後悔了？」

「我說有一點你會不會想殺了我？」她頑皮的吐吐舌頭。

「那毀了。」他微皺眉，「如果妳知道嫁給我要學什麼、面對什麼人，妳可能會立刻逃婚……」

莫鑫鑫原本想搞笑一下，不論他的身份是什麼，多富有，都不能阻止她愛他的這一份心情和嫁給他的想望，但是他的回答……怎麼聽起來……

「好像很恐怖！」她原本不擔心的，不過是結婚嘛，但經他這麼一提，她開始煩惱了。「我……」

正要吐露煩惱，車子便在一座古老的華麗城堡前停下，她嘆為觀止的看著城堡上的尖塔，這彷彿是童話故事裡才會出現的，王子和公主從此過著幸福美滿生活的地方。

這裡不會就是他說的行宮吧？

莫鑫鑫趴在車窗前，愣愣的看著眼前的城堡，開始相信他真的是貴族了。

「到了。」貝洛斯見她沒動作，不禁在她耳邊輕笑道：「歡迎來到我的領地行宮。」而後領著她，在層層護衛戒備之下進入城堡中。

城堡至少有百年歷史，爬滿高聳圍牆的荊棘，開滿了美艷的薔薇。斑駁的石柱、城牆，在在說明了這座雄偉建築物的歷史。

行經他倆的男侍女侍皆身穿白衫，動作輕巧迅速，幾乎聽不見腳步聲。

大門口有穿著正式軍裝、禮貌的衛兵荷槍守衛，城堡內更有佩劍巡視的黑色軍服護衛。

這些人經過他們身邊時，都會無聲的向貝洛斯恭謹行禮，直到他離開或要他們退下才會起身。

他是貴族—莫鑫鑫這麼告訴自己。

毫無反應的任憑貝洛斯領著，她眼睛瞪得老大，看著眼前這電影裡才會出現的畫面。

「這裡，是我為妳準備的房間。」他將她帶到一座有三公尺高的雕花大門前，從她身後攬著她腰身，在她耳邊輕聲道：「打開來看看。」

她幾乎是著魔般，伸手推開那扇厚重的門扉。

「啊—」映入眼簾的，是一張歐式四柱床，她順著白色紗帳飄揚的風向源頭看去。那不斷因風揚起的窗簾後，是一座落地窗吧？

她忍不住好奇心走過去，伸手揭開窗簾，眼前出現的美景令她停止呼吸。

她踏出落地窗，走向那大得可以辦 BBQ 聚會的陽台，扶著白色扶手，她留長的黑髮因風飄揚，溫暖的陽光灑在她身上。

她閉上眼，深吸口氣，帶有濃烈海水味的空氣，吸進整個肺部。

再度睜開眼，看著眼前海天一色的地中海，往底下望去，是一片柔軟白細的沙灘，陽台還延伸出一座階梯，可以走向那片誘人的沙灘。

「這裡是我的房間？有一片屬於自己的……」她說不出話來了，難以解釋心中的震撼。

「妳眼前看到的，是我送給妳的第一份結婚禮物。」他笑著走向陽台，從她身後

摟著她的腰，姿態親密地道。「擁有私人海灘的感覺如何？」

「太奢侈了。」她作夢也沒想到自己會擁有一座私人海灘啊！

「這是我城堡中景色最好的房間，在我得到這座行宮的第一天，我就決定將這個房間留給我的妻子，空了多年，總算有女主人了。」

「我的天……」莫鑫鑫這一天受的震撼夠多了。「我到今天才知道我要嫁的人是個貴族，而且還送我這麼棒的房間——你的意思是它可以自由使用這裡，沒錯吧？」得到他的點頭同意，她嘆口氣。「我想，再也不會有什麼事能讓我驚訝了。」

「我可不這麼認為。」貝洛斯不置可否的揚了揚眉。「鑫鑫，你相信我是貴族，但卻沒問我在皇室中的地位。」這實在很危險啊！

「啊？你在皇室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嗎？」被他這麼一提，她覺得毛毛的。

貝洛斯失笑搖頭。「鑫鑫，我印象中你很精明，怎麼事情一關係到我，你就變得像個傻大姊？」可以說是信任到無可救藥的地步，如果他是通緝犯呢？但又為她這可愛的一點感到窩心。

「因為你不會騙我啊。」莫鑫鑫反射性的說出，「雖然我們兩年未聯絡，但是我覺得你不會騙我，你什麼事都會告訴我，所以我不需要問你那些無關緊要的問題。」

聞言，貝洛斯的眼神轉為深邃，動容的看著她。

「鑫鑫——」伸出食指，輕撫她柔嫩的臉頰，而後猛的將她擁進懷裡，低頭就是激烈的吻。

「唔——」被他的熱吻侵襲，她完全無招架之力，就如同兩年前熱戀時，他一觸碰她，她就像融化的冰淇淋，癱在他懷裡任他予取予求。

抱起嬌小的她，走向房內那張四柱床，動作輕柔的將她安置在柔軟的床褥中，她沒有反抗拒絕，仰頭承接他的吻，小手攬著他的頸子，鼓勵他繼續進犯。

貝洛斯隱忍兩年的慾望一觸即發，伸手探進她裙底，勾扯她輕薄的絲質底褲——

「叩叩！」

壞事的敲門聲，讓貝洛斯忍不住低咒。

「說！」冷峻嚴厲的一面，是莫鑫鑫從來沒有見過的。

「陛下派屬下前來恭迎殿下，以及殿下的未婚妻入宮。」門外傳來的聲音低沉，是個男人，而且說的是希臘語。

貝洛斯聞言低咒，「該死，是布拉德。」

這人帶來的訊息，硬生生澆熄了他的慾火。

「殿、殿下？」莫鑫鑫瞠目瞪著他，「你在這個國家……到底是什麼身份？」總算知道要問了。

「你學會了希臘語？」貝洛斯的震驚不在她之下。

「我特地去學的，除了上課還找莉蒂亞教我——」

門外傳來催促的敲門聲，打斷了兩人的談話。

貝洛斯懊惱的翻身下床，焦慮的猛爬頭髮。「該死，一回國就被傳喚入宮，我的一舉一動都在他監視之下——沒有時間向你解釋了，我們必須入宮，入宮前得換下

妳這身衣服。」他立刻拿起床頭的電話，召喚女侍前來協助她穿衣。而他也沒有時間與她解釋，在女侍帶著衣服出現後，便立刻離開。莫鑫鑫被他的緊張感染，乖巧的任憑女侍幫她穿上那件看起來很簡單，但其實繁複的白色裙裝。

胸前交叉開襟，微露乳溝，柔軟的布料服貼，看起來鬆鬆垮垮，一個不小心就會掉下來，但她知道侍女們勒得很緊，根本就不會曝光。

還把她留過肩膀的直髮，弄成浪漫柔媚的大波浪，在她頭頂戴上月桂編織的花冠，腳下踩著合腳的金色涼鞋。

當然臉上的妝也不用說了，都有專人打理，而且前後費時不到半小時。

看著穿衣鏡中的自己，她都覺得清秀的自己搖身一變，像是一「希臘神話中的女神！」這真是太神奇了。「請問，為什麼我要打扮成這樣？」她客氣的以流利的希臘語，詢問替她穿衣的侍女們。

那些侍女們不說話，低頭默默整理善後工作。

「老師一貝洛斯，在貴國皇室是什麼爵位？」莫鑫鑫忍不住又問。原本想那些訓練有素的侍女們應該不會回答她，但想不到所有侍女迅速停下手邊的工作，驚詫的望著她。

「我一問錯了什麼？」

領頭的侍女欲言又止，牙一咬，正打算破例開口，卻被貝洛斯一聲令下打斷。

「退下。」

那些侍女們以最快的速度離開，留下兩人。

「老師……」她看著正式打扮的貝洛斯，身上穿的不是西裝，而是英挺的深藍色軍服，腰間配帶長劍，一身的英挺帥氣，雙手套著白色手套，朝她伸出右手。

「走吧。」

「哦……」她把手伸向他，任憑他握住，心裡充滿了問號，有好多問題要問他，他的身份到底有多尊貴啊？還有，他們要見的是什麼人？為什麼兩個人都要盛裝打扮？「老師，我們要去見誰？」

「列斯登共和國的國王。」貝洛斯回答她的口吻是溫柔的，但內心卻十分沉重，「我同父異母的兄長。」

「哦，原來如此。」莫鑫鑫恍然大悟的點頭，隨著他的牽引走出城堡，坐上皇室派來的禮車後，她突然想到。「等一下！」

「嗯？」貝洛斯偏頭，關心地看著她。

「你哥一不就是那個軟禁你兩年的人？他是國王，那你不就是一王子？」伸手指著他，她嚇得語無倫次。

「嗯。」相較於她的震驚，貝洛斯則是淡淡的頷首點頭。

「怪不得……」她驚覺自己的遲頓和少根筋。

難怪他身邊有個身手不凡的美女護衛莉蒂亞，難怪他會被軟禁兩年，難怪他結婚需要兄長的同意，難怪—

「你只說你是貴族，又沒有說你是王子。」莫鑫鑫忍不住抱怨，「天哪，我竟然

要嫁給一個王子？那我不就是王妃？」她突然覺得全身不自在。「我們現在要去皇宮見你哥……不對，國王，我……覺得……」她小臉全皺成一團，可見這個震撼大得令她無法釋懷。

「放心，有我在。」貝洛斯伸手攬著她的肩，給她支持的力量。「我不會讓『他』將魔爪伸向妳。」

「啊？」魔爪？她有沒有聽錯？為什麼他會這麼說自己的兄長？

莫鑫鑫帶著一肚子的不解，和一堆令她頭暈腦脹來不及消化的訊息，進入那座美麗的白色宮殿—列斯登王宮。

來到列斯登共和國這個位於東地中海的小國家，她對這裡的第一印象，是很有希臘愛琴海的味道，而且這座白色宮殿，更像極了希臘神話中的宙斯神殿，是古跡，但保存良好，看得出來這裡的人民愛惜古物的那一份心。

宮殿雄偉、莊嚴，但在蔚藍海岸的襯托下，又憑添浪漫氛圍。

可她來不及欣賞這座宮殿建築的雕刻有多細緻動人，那白色圓柱上頭的小天使看起來多栩栩如生……

被倉卒的帶進宮殿，看見大殿首座上坐著一名金髮藍眼，五官深刻，長相十分柔美英俊，像從少女漫畫中走出來的美男子，身著與貝洛斯同樣的深藍色軍裝，唯一不同的是他肩上那金色徽章，以及腳邊擺放著的權杖。

那權杖上的飾物，是一顆雞蛋大的藍寶石。

「陛下。」貝洛斯左手擺至右胸前，略微低頭行禮，雖然行的是宮廷禮，但他看著國王的眼神，卻是陰狠防備的。

莫鑫鑫完全沒發現身旁的情人心思翻轉，她緊張得差點被過長的裙襬絆倒，完全不知道該做什麼、怎麼行禮。

沒人教她啊！

「嗯……Hi！我是鑫鑫。」她只能尷尬的揮手乾笑，說著流利的希臘語。

首座的男人優雅的交疊雙腿，慵懶的以手支著額，飄逸的金髮垂落至胸前，粉色的唇瓣微微上揚，掛著稱不上是好意的笑容，打量著眼前的一對男女。

「這小不隆咚的丫頭，就是你的小永恆？」席爾說出口的卻是字正腔圓的中文。

「啊？中文說得真好。」莫鑫鑫小小聲驚呼，默默的想著真不愧是兄弟。

但她的驚呼卻沒有逃過席爾的耳朵，海水般深邃的藍眸淡淡的瞥了她一眼，輕得不能再輕的哼了一聲。

而席爾對莫鑫鑫的輕蔑，貝洛斯敏感的察覺了，他無法克制的將不滿表現在臉上。

「她是我命定之人，我的王妃。」他高傲不服輸的挺胸，尊貴霸氣形於外，不若在台灣時的內斂，讓莫鑫鑫深深相信—他是王子。

「貝洛斯，我親愛的弟弟。」席爾嘴角始終維持著不變的上揚角度，那抹笑不達眼底，反透露一股陰森，令人看見他就聯想起撒旦，那個惡魔。「我一直猜想你心心念念的王妃有何過人之處，沒想到竟是一個黃毛丫頭，真教人失望。」

「你放尊重點！」她無法忍受鑫鑫被批評，尤其是眼前這個人。

他這一生最痛恨的人。

「老師。」莫鑫鑫一點也不為席爾那輕蔑的態度感到生氣，可她為貝洛斯維護她不惜與國王怒目相向這一點感動。

不需要這樣，她並不在意。抱著他手臂，她成功的制止貝洛斯衝動的拔出佩刀指向席爾，丟白手套宣戰。

「這，就是你有求於我的態度？」席爾涼涼地道，變換姿勢坐正於王座，十指交扣於胸前，煞是有趣的看著在一瞬間安撫他那火爆脾氣弟弟的女孩。

清秀的小家碧玉，看不出有任何令心高氣傲的貝洛斯神魂顛倒的特質。席爾掀掀嘴角，神情莫測高深。

可交惡多年的貝洛斯一眼就看出這位人面獸心的王者，正打算暗算他！

方才情緒失控已犯了大忌，他這會已做好心理準備，冷靜且正面地與席爾對峙。

「我答應你立異國女子為妃，而你，是不是該做點什麼來報答我？」席爾沉吟，看著他的眼神是不懷好意的。

他直到這一刻才明白，席爾早等著他自投羅網，先前軟禁他兩年，眼見關不住就放他前往台灣接鑫鑫回國，而還未成為王妃的鑫鑫，在列斯登共和國無依無靠，就成了席爾威脅他的弱點。

「你究竟想怎樣？」貝洛斯忍無可忍，咬牙切齒地怒言相向。

「王室多年未有喜訊，貝洛斯王子大婚，全國上下莫不引頸期待，怎麼能隨隨便便？我何以忍心讓臣民失望？」譏諷嘲諷的口吻，聽起來實在不像仁民愛物的明君。

「這與我們先前的協議相悖！」貝洛斯沉聲低吼，早先被莫鑫鑫安撫下來的情緒立時激昂，手放在腰間佩刀，帶著最後一絲理智站在殿前，怒瞪那惡魔般笑著的男人。

在這劍拔弩張的一刻，一個瘦高的男人無聲走向席爾身後，他蓄著一頭與席爾相似的髮型，身穿黑色護衛軍服，與那些軍隊的差別是軍服上的金邊，透露著身份不同於那些一般護衛。

「那又如何？我是國王。」席爾驕傲的宣佈，有恃無恐地的盡情挑起貝洛斯的怒氣，就像逗弄一頭暴躁易怒的小貓，那樣寫意輕鬆，和惡劣。

「大婚籌備需要時間，我親愛的弟弟，你不妨趁這段時間思考一下，如何提升列斯登在國際間的經濟優勢，鎖國政策百年，是該走出去的時候了。」一國之主玩笑似的將這麼重要的國家大事，丟給心不甘、情不願的貝洛斯。

「你以為事事皆能順你意？」貝洛斯不馴地挑釁，拒絕接受席爾給他的難題。

席爾聞言銳利的眼掃向他，以及他身邊始終安靜不說話的莫鑫鑫，輕笑道：「如果你想讓你的小永恆平安活到大婚那一天，你自然會順我的意。」

「你一」他忍無可忍地拔出佩劍，再也管不了席爾身後站著的黑髮男人是列斯登第一護衛，殺人於無形的布拉德。

「老師！」莫鑫鑫適時的制止，沒讓他因一時的失去理智而做出傻事來。

拿劍指著國王一不論在哪一個國家，就算貝洛斯貴為王子，還是國王的親弟弟，

這也是不得了的大罪啊！

他勃發的怒意在看見她那無芥蒂的純真眼神後，硬生生的嚥下了口氣。

席爾看著眼前這對情人間的互動，他感到有意思極了，不自覺笑容加深。

「讓一個異國平民女孩嫁入列斯登王室，這是我的底限，但我絕不允許一個亞洲小國的黃毛丫頭辱沒王室，有損皇家顏面。」席爾數落莫鑫鑫的輕視口吻，差點又令貝洛斯無法抑制上升的脾氣。

是莫鑫鑫又一次安撫他，阻止他在大殿之上對國家元首動手。

「不要讓我說第三次，你放尊重點！」他無法忍受席爾對鑫鑫的侮辱，雖然她本人一點也不在意，可他在意得要命！

「我不允許一個沒有王妃風範的女孩成為我的弟媳，你聽清楚了。」席爾面容一凜，散發一股迫人的王者氣息，「那條新礦脈的成果和鎖國政策解放後的國際競爭力企劃，我要你在大婚前交出來，在這段期間，我會派女官去指導你那位平民王妃該有的禮節。」

貝洛斯握拳，忍受席爾的刁難，暗暗發誓，一定要讓席爾後悔他曾經對他做的一切！

他隱忍怒意、力持鎮定的一面，著實取悅了席爾，他露出高貴的微笑，惡意道：

「在你忙碌的這段期間，親愛的弟弟，我會替你照顧心愛的未婚妻。」

「席爾！」他被這惡意的挑釁激得失去理智，不馴的直呼國王的名諱。

席爾見他動怒，竟然樂得笑出聲來，像趕蚊子似的揮手。「退下。」擺明了沒話好說，快滾。

他為什麼要帶鑫鑫來忍受這個人的羞辱？

貝洛斯挺直背脊，帶著莫鑫鑫轉身離開大殿，他很抱歉的對她道：「對不起，讓你忍受這些，王室兄弟之間的感情，並不如你想像中美好。」

「會嗎？」她狐疑，「可我覺得你哥對你很好啊……」

「不要再替他說話了。」貝洛斯認真地交代，「他是國王，在這個國家我不能反抗他的命令，鑫鑫，往後若要到宮中來學習禮儀，千萬記得，別接近席爾。」

「為什麼？他是你哥耶。」她不解地偏著頭，想不透為什麼貝洛斯對席爾這麼有敵意？

「鑫鑫，聽話，別讓我擔心。」該死，應該讓莉蒂亞回來的！貝洛斯懊惱的尋思著防備席爾的辦法，一時分神，沒留意到身旁的莫鑫鑫。

離開大殿前，她忍不住回頭，看著那一臉莫測難懂端坐在王座上的席爾。

她一點也不畏席爾的深沉和邪氣，朝他露出笑容，還吐了吐舌頭，像是發現什麼祕密的小女孩。

而後怕被貝洛斯發現，立刻回過頭來。

對於她那大膽無畏的舉止，席爾先是輕輕的挑眉，目送兩人離去後才忍俊不住笑出聲，偏過頭，告訴身旁的隨從—

「呵，布拉德，你不覺得這個小女孩頗有趣？」

回應他的，是長長的沉默。

席爾微微一笑，似是習慣了他的沉默寡言，望著那兩人離去的方向，笑意又不自覺爬上嘴角，直達雙眼，讓人真切的感受到他的喜悅以及一期待。

Crescent